

第五章 評論瑟爾的「背景」概念

透過上一章的討論，我已展示出對於瑟爾的「背景」主張，以三個不同面向出發所產生的質疑，並且也嘗試著藉由一些釐清，以解決這些質疑。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發現，「背景」與意向性之間的緊密關係並不會因為人身觀點的不同而有所限制；我們也發現，無限後退問題實際上提供了我們尋求「背景」的線索；另外，我們還發現，「背景」並不會因為我們的行為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而必須將外於心靈的因素包含於其中，進而使「背景」失去其全然心靈性，我們由瑟爾所提供的起點出發——也就是「背景」為一項心靈能力，推論出「背景」不具有內容，並且以此保持了「背景」的全然心靈性。這表示，瑟爾對於「背景」的主張，並不會產生上一章所論及的質疑。但是，瑟爾對「背景」所提出的主張，還存在著其它值得注意的問題。

一. 意向網絡與「背景」之間的關係

1. 意向網絡作為發現「背景」的線索

從瑟爾提出意向網絡的理由，我們可以發現其目的是為了要在探索心靈的過程中，突顯意向狀態的整體論性格，也就是主張任何的意向狀態都不是孤立地產生的，而是依賴於其它意向狀態的支持。

另外，由於瑟爾認為，當我們具有將杯子放在桌子上的意圖時，我們在追溯這個意圖的決定因素的過程中，可以將“桌子是堅硬的”、“桌子立在建築物的地板上”、“建築物建在地表上”、“地表是硬的”...等等命題內容當作支持這個意圖的意向狀態的內容，但是，他主張如果這些命題內容所表述的事態對於擁有這個意向網絡的我們而言是理所當然的，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對於這些內容產生另外的意向狀態，單以我們的行動就能夠展現出對這些命題內容所表述的事態的掌握，而這樣的掌握是心靈透過非表徵的能力而產生，這項能力就是「背景」能力。因此，對於瑟爾而言，意向網絡是發現「背景」的一項線索。這也就是為什麼瑟爾在討論意向性和「背景」的議題時，需要特別討論意向網絡的原因。

但是在瑟爾的敘述中，並沒有對於前述那些內容如何存在於心靈之中多做說明，這使得我們很容易就產生一項懷疑，那就是：前述的那些命題內容在心靈之中是不是意向內容。如果是，就表示這些內容存在於意向網絡之中，那為何這類

內容要以「背景」來掌握而非以一般的表徵能力來掌握？如果不是，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夠依照瑟爾的指示而追溯出這些屬於「背景」的非表徵呢？這表示意向網絡作為探究「背景」的切入點存在著功能上的模糊。這些與「背景」相關的內容，在進入心靈之後，一方面我們既不以意向狀態對待之，另一方面也無法明確地說明這些內容到底是如何存在於我們的心靈。如此一來，我們只能夠含糊地解釋「背景」是如何決定我們的心靈該採取怎麼樣的前意向態勢。

由於意向網絡在《意向性》中被瑟爾視為引導我們發現「背景」的線索，但是，如上述所顯示，這條線索其實是模糊的，也就是因為如此，才使得瑟爾重新思考了意向網絡和「背景」之間的關係。

2. 意向網絡作為「背景」的一部分

上述的問題，致使瑟爾修改了對於意向網絡的主張，進而也修改了「背景」理論，他主張心靈中沒有無意識的意向狀態，並且認為能出現於心靈中的都是有意識的⁹⁰。因為，如果心靈之中存在著無意識的意向狀態，並且意向狀態之間又存在著相互支持的事實，那麼我們將分不清這些存在於意向網絡之中無意識的意向狀態，與意向網絡所要引導出的「背景」所能掌握的內容有何區別。是故，瑟爾在修改「背景」理論時也將意向網絡視為一種可以產生意向狀態的機制⁹¹，並且以此主張將意向網絡納入為「背景」的一部份，這表示瑟爾取消了意向性和意向網絡之間直接的支持關係，而那些在之前支持著意向狀態的無意識的意向狀態，也都為「背景」所掌握。但是，即使瑟爾對意向網絡做了如此的修改，其「背景」理論仍存在著一個問題。

瑟爾在取消了意向性和意向網絡之間的直接關係之後，仍然主張我們能夠透過意向網絡直探「背景」的存在，這會使得意向網絡成為一種存在於心靈之中的迷思。因為如果意向網絡所包含的不是有意識的意向狀態，那麼當我們要尋找決定某個意向狀態的因素時，由於意向網絡這個無意識的機制不能在我的心靈之中出現，我們的心靈只能夠依序出現一個又一個的意向狀態以支持該意向狀態，而無法觸及這個神祕的意向網絡，並且在將意向網絡納入「背景」之後，對於意向網絡的陳述勢必也得依賴假說來證成，這樣的主張一方面會使得意向網絡在解釋支持意向狀態的因素時，由於我們沒有辦法同時有意識地表徵出支持某個意向狀態的意向網絡，進而無法維持意向狀態的整體論性格；而另一方面，當意向網絡成為一個機制之後，意向網絡的“網絡性”便以消逝了，我們又如何能稱此機制為一網絡呢？再者，就瑟爾的定義，「背景」是一種心靈能力，而當意向網絡這個

⁹⁰ Searle, J. 1992.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 187.

⁹¹ Ibid. p.p.187-189

無意識的機制是「背景」的一部份時，表示意向網絡也是一項心靈能力，但是這樣的主張也會使意向網絡這個概念顯得多餘，因為，當我們取消了意向狀態與意向網絡之間直接的支持關係，並將意向網絡視為「背景」時，這代表著我們只要訴諸「背景」就能夠解釋決定意向狀態的因素。基於這些問題，我們必須重新探究意向網絡。

3.有意識的意向網絡

我認為，爲了要避免混淆無意識的意向狀態與「背景」所掌握的內容，瑟爾必須要主張，心靈之中沒有無意識的意向狀態，但是我認為他不需要將意向網絡視為「背景」的一部分，因為，如前所述，在取消了意向狀態的無意識性之後，當我們要追溯決定某個意向狀態的因素時，我們的心靈只能夠依序出現一個又一個的意向狀態，以支持該意向狀態，這顯示著，這些意向狀態之間存在著支持的關係，並且藉由這些連結關係，我們能夠發現一條線索將這些在意識上出現過的意向狀態串起來，而構成意向網絡，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並不要求必須將整個意向網絡都張列出來⁹²。另外，在這個追溯的過程之中，我們也可以將曾經意識到的意向狀態的意向內容連結起來，統一作為一個意向狀態的意向內容，而擁有這個意向內容的意向狀態就是表徵層次中，支持某個意向狀態的因素⁹³。這表示，我們除了能夠透過被意識到支持某個意向狀態的意向狀態與被支持的意向狀態之間的連結關係，發現意向網絡之外，我們還可以將意向網絡還表徵為一個意向狀態，這個意向狀態將所有被主體意識到支持某個意向狀態的意向狀態的意向內容，統一為一個意向狀態的意向內容以支持該意向狀態。由於在這樣的意向網絡之中，不存在著所謂無意識的意向狀態，所以我們不會混淆意向網絡與「背景」的功能，並且保全了意向網絡的“網絡性”。

二. 再探「深層背景」與「區域背景」

1. 「背景」與兩種“知道如何”

根據瑟爾的主張，「背景」在心靈中的作用可分為「深層背景」和「區域背景」等兩個類別。由於「背景」是一種非表徵的能力，所以，兩個類別的「背景」也都是非表徵的能力。對於瑟爾而言，「背景」能力就是「知道如何行事」和「知

⁹²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沒有辦法窮盡地表徵出整張意向網絡，就這一點，瑟爾的主張是正確的。

⁹³ 強調表徵層次，是因為支持這個意向狀態的尚有非表徵的「背景」。

道事情是如何」的能力，而「深層背景」與「區域背景」都具有這兩種“知道如何”能力。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深層背景」，我們會發現，我們具有某種生物能力不表示我們能夠基於這項能力而知道事情是如何，例如，我有感知的能力不表示我知道感知是如何。這表示，「深層背景」作為一項生物性的能力，並不普遍地具有“知道如何”的功能，而它在這個“知道如何”的過程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僅僅在於提供“知道”以及“感知”的能力，至於要知道感知是如何，則必須依賴外在世界的知識，例如神經科學的研究。相對地，我認為，只有「區域背景」才普遍地具有這兩種“知道如何”的能力的作用，因為知道如何行事以及知道事情是如何，都必須依賴社會化的過程，比如說，“我知道如何使用語言”以及“我知道使用語言是如何”二者都必須依賴文化及生活上的常識，這顯示我們之所以具有這兩種“知道如何”的知識都是透過學習而來的，所以，「區域背景」是普遍地具有兩種“知道如何”的能力。

2. 「背景」與表徵

我們知道，「深層背景」的能力就是一個主體藉由其生物構造而具有的能力，而「深層背景」的作用乃是基於一些非表徵的現象，例如我有視覺觸覺等等；另外，「區域背景」的能力便是使得一個主體能夠適應外於心靈的環境或文化所具有的能力，「區域背景」的作用得先透過一些表徵，因為我們的心靈，得先對社會或文化現象做一些意向狀態的累積，才有可能進一步地實踐這些社會化的步驟。在此，我們注意到，「區域背景」的作用是使得表徵更深刻地存在於心靈之中，這顯示「深層背景」和「區域背景」的功能不盡然相同。而這也表示，「深層背景」和「區域背景」作為「背景」的兩個類別，個別代表兩類功能不同的能力。

一般而言，我們都具有相同的生理構造且能夠適應具有不同文化脈絡的社會，所以我們很難否認我們具有這兩類的能力。而從上述的區分，我們知道這兩類的能力是有差異的。具體來說，屬於生物構造的視覺能力和屬於適應環境⁹⁴的使用吸管的能力就是兩種不同的能力。但是同時，這兩種能力也都是「背景」，那麼到底是什麼樣的共同性質，使得兩種看來截然不同的能力其實是屬於相同的能力呢？

我們可以透過回顧「背景」的定義來試著解析這兩種能力，依照瑟爾的定義，「背景」即為在心靈中使得表徵得以作用的非表徵能力的集合。至於非表徵的能

⁹⁴ 由於對於文化的接受也是屬於適應環境的一部份，所以這項能力便由適應環境的能力所統括。

力如何運作，瑟爾並沒有提供清楚的說明，但是我們可以做以下的理解。所謂使得表徵得以作用的意思就是使得心靈能夠產生意向狀態，就這一點而言，以上兩種能力都符合這項描述，因為我們可以透過屬於生物構造的視覺能力，而具有關於形狀、同異等種種判定；我們也可以透過使用吸管這個屬於適應環境的能力，而具有關於大氣壓力、物質的液態性質等種種信念。但是，我們注意到，根據瑟爾早期對「背景」的主張，我們會發現，並不是所有使得表徵得以運作的能力都是非表徵的能力。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透過意向網絡中，意向狀態之間的支持關係而得以確定。例如，當我擁有“我無法進家門”的信念時，這個信念可能是被“我沒有帶到家門鑰匙”這個信念所支持，這表示一個表徵的產生，可以藉由表徵能力所提供的另一個或一群其它的表徵所支持，因此，並非所有使得表徵運作的能力都是非表徵的能力，只不過對於瑟爾而言，用表徵來解釋表徵，會是一項無止盡的過程。但是，如果我們承認使表徵運作的能力不一定是非表徵能力的話，這樣的主張會產生一個困難，那就是，我們無法僅僅透過“使表徵得以運作”來做為我們決定某項能力是否為「背景」的判準。我認為，也就是這樣的困難致使瑟爾乾脆將意向網絡視為「背景」的一部分。而這樣的困難也提醒我們，若要解析上述兩種能力，最徹底的方法就在於確定這兩種能力是否為非表徵的能力，而要做此一確認，就必須知道屬於「背景」的非表徵能力⁹⁵，有著什麼特徵。

關於這一點，瑟爾同樣地也沒有提供清楚的說明，但是由於瑟爾提出「背景」的目的是為了避免解釋表徵時產生無限後退的問題，因此，我們可以推斷，瑟爾所提出的這類非表徵能力就是：在心靈中使得表徵得以作用的能力，並且透過這類非表徵能力，我們能夠根源地解釋決定心靈產生表徵的因素。

透過這些特徵來檢視上述的兩種能力，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果。

2.1. 「深層背景」是非表徵的

我們可以根據第三章關於「深層背景」的論述，來檢視屬於生物構造的視覺能力⁹⁶。雖然視覺能力所關連的是豐富且龐大的表徵內容，但是我們的視覺能力之所以能夠運作，是由於我們作為一個擁有這項能力的生物體而言，我們本身生理構造所具有的功能運作使然。這項功能的運作並不依賴任何的表徵能力為其作用的基礎。我們之所以能夠觀看事物，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心靈在我們觀看之前，已先具有關於所觀看的事物的意向狀態，而我們能夠觀看事物，也不是因為我們的心靈先已表徵出事物的形狀顏色等等。這表示這項能力的運作並不依賴任何的表徵或表徵能力，反倒是「深層背景」為我們的心靈提供了產生表徵的先行條件，

⁹⁵ 「背景」都是非表徵能力，但是非表徵能力不一定是「背景」，

⁹⁶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視覺能力，視為典型的深層「背景」。

因為，我們的心靈透過這項能力，能夠表徵出事物的形狀、顏色、甚至對於事物的信念等等。這也就是說，我們的心靈要能夠表徵世界，必須依賴我們的「深層背景」。

由於我們在觀看事物的時候，我們的心靈不一定會把所看的事物當成是意向對象，進而具有關於這些事物的意向狀態，所以「深層背景」具有解釋表徵的功能，不代表「背景」能力一定要伴隨著表徵的發生才能具有解釋的功能。這表示「深層背景」能夠根源地解釋心靈產生表徵時的決定因素。因此，屬於生物構造的「深層背景」能力，便符合非表徵能力的定義。

在此，我們注意到，「深層背景」能力的作用不以任何的表徵為基礎，但是在這項能力的作用之下，卻伴隨著表徵的產生，例如視覺能力和聽覺能力，都是屬於接收外在資訊的能力。伴隨著這些能力的作用，我們的心靈便具有關於外在事物的表徵內容。進一步地，心靈便能針對這些表徵內容構作意向狀態，這就是所謂「背景」使表徵得以發生的意義之所在。

2.2. 「區域背景」的作用需要預設表徵能力

至於「區域背景」，作為一項使得心靈能夠適應環境的能力，相對地比「深層背景」複雜許多。透過「深層背景」的運作，心靈能夠具有關於外在資訊的表徵內容，而「區域背景」作為一項社會化的能力，其功能便在於將一些原本需要在心靈之中以產生意向狀態的方式所處理的現象，轉化為對於心靈而言為理所當然的現象，這個過程必須依賴心靈經由「深層背景」的能力提供表徵內容，而後產生意向狀態。這表示「區域背景」的功能，是去除表徵內容的表徵性，而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存在著兩種能力的作用，首先是「深層背景」接收外在資訊，而後再由表徵能力將這些資訊表徵為心靈之中的命題、圖像、或意向狀態。在經過這個過程之後，「區域背景」能力才可以開始運作，作用的結果就是去除這些表徵內容的表徵性，而致使我們的心靈，能夠將我們原本對於這些表徵內容的認可，理所當然地視為心靈理應採取的立場，並且也使得我們的心靈，能夠基於這樣的立場而對於某些現象採取某個或某些前意向態勢。

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區域背景」的運作需要依賴表徵，並且「區域背景」必須先透過表徵能力的作用才能夠開始運作。這表示所謂的「區域背景」必須將表徵以及表徵能力預設為其運作的先行條件。這一點顯示了「區域背景」與「深層背景」之間的差異。但由於瑟爾對「背景」的定義已經指出，「背景」是由各種非表徵能力所組成，所以，僅僅指出二者之間的差異，只不過是在說這兩種「背景」是不同的非表徵能力，而並無法突顯二者之一在「背景」

之中的適當性。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接下來將要指出，「區域背景」在瑟爾的解釋之下作為「背景」是有問題的。

3.兩種「背景」與前意向態勢

我們知道，瑟爾提出「背景」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能夠根源地解釋心靈之所以擁有某個特定的意向狀態的決定因素。一個特定的意向狀態之所以與其它意向狀態不同，最基本的關鍵就在於它們之間的滿足條件不同。因此，若要根源地解釋心靈何以擁有某個特定的意向狀態，首要的工作就是說明意向狀態是如何擁有它所擁有的滿足條件。但是，根據第三章的論述，我們記得在我們的心靈產生意向狀態之前，心靈先已採取了某種特定的態勢，而我們的心靈便基於這些前意向態勢來產生意向狀態。因此，我認為若要根源地解釋心靈何以擁有某個特定的意向狀態，在我們以心靈採取的前意向態勢來解釋某個意向狀態的過程之中，解釋心靈如何採取該意向態勢對於解釋這個意向狀態而言也是必要的。如此，我們便為這個意向狀態提供了一個根源上的解釋。

至於要知道該如何解釋心靈如何對於某個特定的意向狀態採取特定的意向態勢，我們可以分別藉由兩條進路來說明，那就是，探討心靈藉由「深層背景」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以及探討心靈藉由「區域背景」而採取的前意向態勢。而在探討這兩點之後，我們將要主張，關於這兩種心靈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在解釋表徵的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差異。

3.1.「深層背景」與前意向態勢

在第三章中，我們已論述過，前意向態勢就是在我們的心靈產生意向狀態之前，心靈先已在所遭遇的環境之中，採取了某種特定的態勢，而我們的心靈便基於這些前意向態勢以產生意向狀態。

在「深層背景」之中，心靈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就是，心靈基於生物本能上既有的一些能力而採取以及保持在心靈之中的態勢，比如說，我具有伸手的能力，而當我想要伸手時，我都能夠不假思索地將手伸出以滿足我想要伸手這個意向狀態，這個不假思索的態度，就是我們的心靈對於伸出手這個動作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也就是說，如果心靈沒有採取前意向態勢，我們就不是不假思索地做這個動作來滿足這個意向狀態。

在此，我們可以發現，依賴著「深層背景」的意向狀態，其滿足條件的決定

是簡單而直接的⁹⁷，因為我們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致使我們透過相同的「深層背景」，而採取不同的前意向態勢，進而改變了具有相同形式的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即使外在環境改變，我仍然可以透過我原本就具有的“我能夠伸手”這個「深層背景」能力，在心靈之中具有“我想要伸手”這個意向狀態。另外，我所擁有的“我想要伸手”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在這個改變過的環境之中，仍然是“我伸出手”。除非“我能夠伸手”這個「深層背景」能力，在這個改變過的環境之中，是另外一種不同的能力，那麼這個意向狀態所擁有的滿足條件以及其所依賴的「深層背景」都是不會改變的。即便我們的「深層背景」能力是能夠被改變的，我們的心靈仍然能夠依照這個被改變的「深層背景」，採取適當的前意向態勢，並且決定某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這顯示，無論環境改變與否，一旦我是基於「深層背景」所具有的能力而產生某個意向狀態，我便是基於這種能力所應採取的前意向態勢來固定住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而這也表示，心靈透過「深層背景」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左右著心靈決定一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再者，雖然我們在事實上會因為環境的限制而無法做出伸手的動作，但是這只表示“我想要伸手”這個意向狀態無法被滿足，而並不表示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尚未被決定。由這些考量，我們可以發現，心靈透過「深層背景」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而改變。而且「深層背景」致使心靈採取適當的前意向態勢，進而簡單且直接地固定住一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

如前所述，如果要追溯這個意向狀態的決定因素，我們除了以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的決定因素來根源地解釋心靈何以產生這個意向狀態之外，我們還必須解釋心靈如何對於這個意向狀態採取特定的意向態勢。我們透過「深層背景」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就是我們將我們具有某種生物性的能力視為我們理所當然擁有的，例如，在“我想要伸手”這個意向狀態中，我的前意向態勢就是“我理所當然地擁有伸手這項能力”。而要反省這個前意向態勢，我們訴諸因為我們擁有伸手這項屬於「深層背景」的能力即可。也就是說，我們訴諸「深層背景」便為解釋某個意向狀態提供了終止點。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深層背景」來根源地解釋心靈之所以擁有某個特定的意向狀態的決定因素。

在釐清「深層背景」與滿足條件的關係之後，我們再回頭考慮瑟爾所言的“「背景」不同滿足條件便不同”的深層意涵。由於「深層背景」決定了我們的心靈該採取何種的前意向態勢，這表示當我們說「背景」不同時，其實是在說心靈依於不同的能力而採取不同的前意向態勢。另外，由於前意向態勢的採取，左右著心靈去固定一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是故，若以「深層背景」解釋“「背景」不同滿足條件便不同”的「背景」，我們可以如此主張：心靈透過「深層背景」而採取前意向態勢，進而固定住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

⁹⁷ 唯有依賴深層「背景」的意向狀態是如此，在此並不泛指所有的意向狀態。

3.2. 「區域背景」與前意向態勢

根據前述，透過心靈進行表徵的過程，我們發現了，「區域背景」必須將表徵以及表徵能力預設為其運作的先行條件。這表示，「區域背景」必須依賴著所處的環境而提供決定滿足條件的基礎，以固定住某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但是我們該如何理解一個需要預設表徵能力的能力能夠根源地解釋表徵？一如前述，瑟爾提出「背景」的目的，就是為了在解釋表徵的過程中，提供一個解釋上的終止點，而一個非表徵能力的運作如果以任何的表徵或表徵能力為其基礎，對於根源地解釋表徵這項功能，將會有影響。我們就來看看，「區域背景」的運作需要依賴表徵以及表徵能力，對於意向狀態的解釋會產生怎麼樣的影響。

3.2.1. 「區域背景」無法根源地解釋表徵

對於瑟爾而言，如果要以「區域背景」來根源地解釋“我相信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這個意向狀態，只要找出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的決定因素即可。依照瑟爾的指示，我們可以發現決定這個信念的滿足條件的是，我的心靈對於“百步蛇”、“排灣族人”、“祖先”三個概念之間的連結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也就是說，在透過社會化的過程之後，我除了理所當然地知道“百步蛇”、“排灣族人”、“祖先”這三個概念的意義之外，我還將我的心靈對於排灣族神話的認可視為理所當然的，這些都可以被視為心靈所應採取的前意向態勢，進而以這樣的態勢作為固定住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的因素。簡單地說，我們的心靈透過「區域背景」對於社會或文化採取了前意向態勢，進而產生“我相信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這個意向狀態。所以對於瑟爾而言，我的心靈對於這個神話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就能夠根源地解釋這個決定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的決定因素。就如同「深層背景」與滿足條件的關係，當我們說「背景」不同時，其實是在說心靈依於不同的「區域背景」而採取不同的前意向態勢，而前意向態勢的採取，左右著心靈去固定一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所以，對於瑟爾而言，我們以「區域背景」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來解釋決定這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的決定因素，便是在作一項根源上的解釋了。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事實上，我的心靈之所以能夠不假思索地認可這個神話，是因為我們先具有了對於“百步蛇”、“排灣族人”、“祖先”甚至是“神話”等的了解；雖然對於瑟爾而言，當我們擁有“我相信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這個意向狀態時，我們的心靈已經透過「區域背景」而對“百步蛇”、“排灣族人”、“祖先”等等採取了前意向態勢，但是我認為，這僅僅表示我們的心靈曾經處理過這些概念，進而對於這些概念採取某些前意向態勢。而同樣地，若要根源地解釋這

個意向狀態，我們還必須解釋心靈如何採取該意向態勢。由於這類屬於「區域背景」的前意向態勢是可以被反省的，而在反省這類前意向態勢的過程，就是在我們的心靈之中產生了關於“百步蛇”、“排灣族人”、“祖先”等等的意向狀態⁹⁸，這代表著支持這個意向狀態的屬於「區域背景」的前意向態勢尚有被解釋的空間，而這也就表示，這個意向狀態尚有被解釋的空間，因此以，我們由「區域背景」所提供的前意向態勢來解釋“我相信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這個意向狀態，這樣的解釋並不算是根源的解釋。

另外，如此解釋的過程也可發生在“百步蛇”、“排灣族人”以及“祖先”之中，層層下探，我們將會發現我們無法停止這個過程，而若要根源地解釋在這過程中出現的表徵，到最後唯有訴諸我們最原始的能力，那就是訴諸屬於「深層背景」的認知能力；也就是說，我們唯有透過「深層背景」才能為表徵提供一個解釋上的終止點，因為，我們是基於這種最基本的能力才使得心靈能夠具有表徵。而反省心靈透過「深層背景」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不會是個無盡的過程，因為，如前所述，我們透過「深層背景」來解釋某個意向狀態，便為這個意向狀態的解釋提供了終止點。但是「區域背景」則不然，這是因為心靈需要考慮到環境以及文化的因素⁹⁹，才能透過「區域背景」而採取前意向態勢，例如，我能夠透過「區域背景」而具有“我相信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這個意向狀態，是因為我對某個神話的認可而使然，而我是因為受到環境文化上的影響才具有對於“百步蛇”、“排灣族人”、“祖先”以及這個神話的認可；而我們的心靈之所以認可“百步蛇”、“排灣族人”、“祖先”以及這個神話，又都是基於其它的表徵過程而來，這些表徵的產生又必須依賴另外的表徵過程，所以，若要解釋透過「區域背景」而產生的意向狀態，將會是個無止盡的過程。因此，基於這些因素，「區域背景」無法根源地解釋表徵，如此一來，「區域背景」的功能便不具有屬於「背景」這類非表徵能力的特徵。

另外，就常理而言，我們透過「區域背景」而知道如何做某件事情之前必須先知道這件事情是如何，這是否表示「區域背景」的作用需要依賴經驗知識？如果「區域背景」的作用需要依賴設經驗知識，而經驗知識的內容在心靈之中作為

⁹⁸ 在第三章中，我曾針對前意向態勢做出一些補充，以說明任何的意向內容，只要能夠作為“知道如何”的內容以支持其它的意向狀態，心靈都可以依於這些內容產生前意向態勢。反過來說，任何一個前意向態勢，只要是透過上述的過程而產生，我們也都可以透過對於這個前意向態勢的反省，將這過程中心靈所依賴的內容還原為意向內容，並以此產生意向狀態。因此，我們的心靈也可以產生關於“百步蛇”、“排灣族人”、“祖先”等等的意向狀態。

⁹⁹ 我如此主張，不表示我們應該因此而放棄「背景」的全然心靈性。誠如本文第四章所提及，「背景」不應該具有內容，因為「背景」是一項心靈能力，而作為一項心靈能力而言，並不會具有內容，所以，環境或外在事物不會是「背景」的內容。另外，「背景」作為一項心靈能力，並無法外於心靈而存在，因此，環境或外在事物不會是「背景」的一部分。對於「背景」與外在事物之間的關係，我們只能說，「背景」的運作需要考慮外在環境的因素，而不是說「背景」的內容包含著外於心靈的事物或事態。

一項表徵而言，那麼「區域背景」就必須依賴這項表徵，那麼我們又回到老問題了，那就是，如果「區域背景」需要依賴表徵，我們又怎麼能夠根源地解釋表徵呢？但是，反過來想，如果「區域背景」的作用不需要依賴經驗知識，那麼我們又怎麼能透過「區域背景」而知道事情是如何以及該如何行事？

再者，「區域背景」的作用需要依賴表徵能力，表示「區域背景」無法根源地解釋決定一個意向狀態的滿足條件的決定因素，這樣的結果顯示，雖然我們可以藉由「區域背景」來解釋表徵，但是在解釋的過程中卻無法避免無限後退的威脅，這都是因為「區域背景」無法根源地解釋表徵使然。這樣的結果連帶地也產生了以下的問題。

4. 「區域背景」無法被視為「背景」能力的一部分

由於「區域背景」無法根源地解釋表徵，這顯示關於「區域背景」的描述，並非如瑟爾的主張，為「背景」能力的一部分。雖然瑟爾將這項能力名為“「區域背景」”，但是這項能力卻因為不具有瑟爾所主張「背景」所擁有的根源地解釋表徵的功能，而與「背景」的能力大相逕庭，這是因為稱為“「區域背景」”的能力與「背景」能力二者的功能不同而不能被視為同一種能力。如此一來，我們或許會認為，被稱為“「區域背景」”的這項能力自然就不是「背景」能力的一部份，並且進而無法接受將稱為“「區域背景」”的能力視為瑟爾所主張的「背景」。

5. 否定「區域背景」的結果

依照上述的觀點，「區域背景」這項能力不具有「背景」所擁有的根源地解釋表徵的功能，使得我們無法接受將稱為“「區域背景」”的能力視為瑟爾所主張的「背景」。但是，如果我們在「背景」理論中，放棄「區域背景」功能的作用，那麼我們就只能夠停留在「深層背景」的層次，來解釋有心靈生物所具有的意向狀態。如前述所顯示，一旦我們訴諸「深層背景」的能力，我們便根源地解釋了某個意向狀態的決定因素；例如前述的例子，在“我相信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這個意向狀態中，我的前意向態勢就是理所當然地知道“百步蛇”、“排灣族人”、“祖先”這三個概念的意義，以及我理所當然地認可排灣族神話。而要根源地解釋這個意向狀態，我們訴諸因為我們擁有伸手這項屬於「深層背景」的能力即可，也就是說，對於心靈為何擁有“我相信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這個意向狀態最根源的解釋就是，我們擁有「認知」這項屬於「深層背景」的能力。所以，即使放棄「區域背景」，我們仍能夠根源地解釋我們的意向狀態。但是，在這個解釋過程之中，我們發現，所謂根源上的解釋，就是在陳述某類有心靈的生物的

生理構造。如此，我們要求根源地解釋某個意向狀態，其實不過就是在聲明擁有該意向狀態的主體擁有某種能力而已。這顯示著，瑟爾所謂解釋的終止點，只不過是在展示心靈在擁有這意向狀態時所依賴的生理能力而已。而這種解釋，似乎過於簡單。

我們根據瑟爾的主張進一步地探究「區域背景」，發現了以上的問題，這些問題也威脅著「區域背景」的存在，難道這表示瑟爾必須在其「背景」理論中，放棄「區域背景」的主張嗎？我認為不需要。我將藉由重新考慮「區域背景」來闡述我的主張，並且指出如果瑟爾要提出一個完整的「背景」理論，他必須修正某項主張，即修正為：「深層背景」才有根源地解釋意向狀態的能力，「區域背景」則無此能力。

6. 重新考慮「區域背景」

事實上，解釋“我相信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這個意向狀態，應該不只在於展示出心靈在擁有這意向狀態時所依賴的生理能力，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更多其它的解釋，例如心靈如何學習以及何以掌握“百步蛇”、“排灣族”、神話的屬性等等的概念，這些屬於環境及文化習俗上的解釋，在解釋“我相信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這個意向狀態時都是必須的。這表示，在某些情形之中僅靠「深層背景」不足以解釋一個意向狀態，因為我們仍然需要以「區域背景」來進行解釋¹⁰⁰。另外，我們能夠在不同的環境中，對於事物擁有恰當的認知以及做出恰當的行為，這些事實都在在地顯示我們具有「區域背景」這項屬於適應環境的能力。是故，我們不能否定「區域背景」這項能力的存在。

「區域背景」單純地作為一項心靈適應環境的能力，是一項具有全然心靈性質的能力，而「區域背景」的存在之所以會受到無限後退問題的威脅，那是因為，我們期待以「背景」來解釋表徵。但是我們透過「區域背景」而採取的前意向態勢，包含了對於表徵的預設，一如前例所展示的，我若要解釋“我相信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即使我已對於“百步蛇”、“排灣族人”、“祖先”採取了前意向態勢，但是這不代表解釋的過程到此為止，因為，“百步蛇”、“排灣族人”等等仍然存在著被解釋的空間。因此，我們在解釋某個表徵的過程中，不得不連帶地解釋這些被預設的表徵，而這些表徵又預設著別的表徵，如此下去，無限後退問題便產生了；由於我們一方面無法透過「區域背景」根源地解釋表徵；另一方面，也無法否認「區域背景」的存在，因此，我認為瑟爾不應該期待「背景」能力普遍地具有相同的功能，那就是根源地解釋表徵的功能。

¹⁰⁰ 由於只有區域「背景」才具有兩種“知道如何”的能力的作用，所以，心靈如何學習以及何以掌握“百步蛇”、“排灣族”、神話的屬性等等的概念，都必須透過區域「背景」而來。

如果瑟爾不堅持將根源地解釋表徵的功能視為「背景」能力所普遍具有的功能，那麼，「區域背景」受到無限後退的威脅就不會影響到「區域背景」做為「背景」的正當性，並且「背景」也不會因此失去根源地解釋表徵的功能。因為，事實上，我仍然可以藉由“我擁有「認知」這項屬於「深層背景」的能力”來根源地解釋“我相信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這個意向狀態，因此，「背景」有一部分的作用能夠為表徵提供根源的解釋。而另一方面，我雖然無法以“我有知道百步蛇、排灣族以及祖先是如何如何的能力”來根源地解釋“我相信百步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這個意向狀態，但是這也不會導致「區域背景」無法成為「背景」能力的一部分，因為，不論是「深層背景」或者「區域背景」都是一項具有全然心靈性質的能力，並且二者都具有使表徵得以運作的功能。因此，即使透過「區域背景」我們無法根源地解釋意向狀態，「區域背景」仍然是「背景」能力的一部分。

三. 結論

「背景」在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覷，雖然「背景」的存在需要以假說來證明，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背景」能力的運作是顯而易見的，縱然我們可以由我們所具有的各種不同的能力來描述這項能力，但不可諱言的是，這些能力構成了我們之所以能夠行事或具有意向狀態的“背景”，因此，我們將這些能力統稱為「背景」能力，並且為其提供一理論上的依據，能夠幫助我們更加地貼近我們的心靈，以理解我們所具有的繁雜且多樣的能力是如何牽動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發現，縱使瑟爾為了避免其早期所未顧及的問題而修改了「背景」理論，其對「背景」的主張，並沒有因為做了修改而更趨完善；甚至其未修改的部份，仍存在著一些其自身未發現的問題。

首先，依照瑟爾的主張，我們會發現，在「背景」與意向性之間的關係之中，意向網絡不論在「背景」理論被修改前後，都是一個有問題的概念。根據「背景」理論被修改前的意向網絡的主張，我們可能會分不清支持我們意向狀態的到底是存在於意向網絡之中無意識的意向狀態還是透過「背景」能力的運作所採取的前意向態勢，因此，瑟爾便修改了意向網絡。而修改過後的意向網絡卻因為其作為無意識的機制而又拉大了與意向狀態之間的距離，導致我們根本無法藉由探究決定意向狀態的因素而發現意向網絡的存在，進而導致我們無法發現「背景」。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保留意向網絡的有意識性，而透過被意識到的意向狀態之間的支持關係來發現意向網絡，是故，意向網絡與意向狀態之間仍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另外，爲了根源地解釋決定意向狀態的因素，瑟爾賦予了「背景」解釋表徵的功能。但是，在以上的論述之中，我們發現「區域背景」無法提供表徵根源性的解釋，而另一方面，我們卻也無法否定「區域背景」作爲「背景」的恰當性，因此，我們不該主張「背景」普遍地具有根源地解釋表徵的功能；能夠根源地解釋表徵的是「深層背景」。

排除以上的小瑕疵，總體來說，瑟爾對「背景」的主張，大部分都是正確且可以被接受的，比如說，「背景」爲一項使表徵得以運作的心靈能力、意向狀態的運作需要依賴「背景」、相同的意向內容相應於不同的「背景」會決定不同的滿足條件...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列舉。是故，爲了要維持「背景」理論的恰當性，在本文的論述中，我們致力於探究瑟爾的「背景」主張在各個面向所遺留的缺失，並且希望透過以上思辨的過程，能夠爲「背景」提供適當的解釋。

